



第十八冊

書札續鈔

(清) 曾國藩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據曾氏
家藏本

曾文正公全集

(清)曾國藩◎著 第十八冊 書札續鈔

據曾氏
家藏本

曾文正公全集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文正公全集: 曾氏家藏本 / (清) 曾国藩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113-1751-3

I. ①曾… II. ①曾… III. ①曾国藩 (1811~1872)

—全集 IV. ①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2532号

●曾文正公全集: 曾氏家藏本

著 者 / (清) 曾国藩

责任编辑 / 江 兵

责任校对 / 志 刚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640 × 960 毫米 16 开 印张 / 422 字数 / 4750 千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1751-3

定 价 / 698.00 元 (全二十三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 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3054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目次

覆嚴渭春中丞	一	覆彭儷生孝廉	一二	覆李松崖軍門	二五
覆袁午橋星使	二	覆蔡少彭觀察	一三	覆李黼堂方伯	二七
覆李黼堂方伯	二	覆李黼堂方伯	一三	覆孫小山方伯	二八
覆王霞軒太守	三	覆史士良觀察	一四	致黃莘農中丞	二八
覆張仲遠觀察	三	覆張仲遠觀察	一五	覆楊厚庵軍門	二九
覆多禮堂將軍	四	覆恭親王	一五	覆倭中堂	三一
覆龐寶生閣學	四	覆楊厚庵軍門	一六	覆史士良觀察	三二
覆喬鶴儕都轉	五	覆彭雪琴少司馬	一七	覆孫小山方伯	三三
覆薛觀堂中丞	六	覆李良臣軍門	一八	覆吳竹如侍郎	三四
覆汪梅村孝廉	七	覆鄭松峯中丞	一八	覆馬穀山中丞	三五
覆袁漕帥	八	覆楊厚庵軍門	一九	覆喬中丞	三五
覆沈幼丹中丞	九	覆勞辛階制軍	二一	覆厲伯符方伯	三六
覆多禮堂將軍	九	覆楊厚庵軍門	二二	覆彭雪琴宮保	三七
覆李黼堂方伯	一〇	覆恭親王	二三	覆吳仲仙漕帥	三八
覆毛寄雲中丞	一一	覆倭中堂	二四	覆彭宮保	三八
覆王霞軒太守	一二	致唐桂生鎮軍	二五	覆喬中丞	三九

覆官中堂……………四〇

覆富將軍……………四〇

覆宋久香學使……………四一

覆何子貞太史……………四一

致李小湖大理……………四二

覆丁松亭侍御……………四三

覆何小宋方伯……………四四

覆陳心泉觀察……………四五

覆孫小山護撫……………四六

致孫小山護撫……………四六

覆孫小山中丞……………四七

覆吳少村中丞……………四八

覆朱久香學使……………四九

覆莫子偲……………五〇

覆閻丹初中丞……………五〇

覆閻丹初中丞……………五一

覆吳少村中丞……………五二

覆蘇蔭堂方伯……………五三

覆王筱泉廉訪……………五四

覆尹杏農……………五五

覆喬中丞……………五六

覆喬中丞……………五七

覆劉松巖中丞……………五八

覆孫小山方伯……………五八

覆喬中丞……………五九

覆喬中丞……………六〇

覆陳筱浦廣文……………六〇

覆丁雨生都轉……………六二

覆許綠仲觀察……………六三

覆彭宮保……………六四

覆劉省三軍門……………六四

覆劉子恕太守……………六五

覆陳小浦廣文……………六六

覆程敬之太守……………六七

覆劉省三軍門……………六七

覆李幼泉副郎……………六八

覆李眉生觀察……………六九

覆劉省三軍門……………六九

覆劉省三軍門……………七〇

覆劉仲良學士……………七一

覆李子和中丞……………七二

覆李眉生觀察……………七三

覆劉仲良臬使……………七四

覆李幼泉副郎……………七四

覆周縵雲侍御……………七五

覆閻丹初中丞……………七五

覆劉開生太守……………七六

覆劉省三軍門……………七六

覆邵子進……………七七

覆李幼泉統領……………七八

覆李子和中丞……………七八

覆趙惠甫司馬……………七九

覆吳仲宣漕帥……………八〇

覆閻丹初中丞……………八〇

覆劉仲良襄辦	八一
覆喬中丞	八一
覆李幼泉副郎	八二
覆朱久香學使	八三
覆李子和中丞	八三
覆吳竹莊方伯	八四
致李子和中丞	八五
覆李子和中丞	八五
覆方存之大令	八六
覆閻中丞	八七
覆李子和中丞	八八
覆閻中丞	八八
覆李幼泉副郎	八九
覆劉子恕太守	九〇
覆李子和中丞	九〇
覆李子和中丞	九一
覆李幼泉副郎	九二
覆李子和中丞	九三

覆李幼泉副郎	九三
覆李眉生觀察	九四
覆尹杏農觀察	九五
覆丁雨生方伯	九五
覆張子青漕督	九六
致鮑春霖軍門	九六
覆喬鶴儕中丞	九七
覆李幼泉副郎	九八
覆歐陽星泉大令	九九
覆彭宮保	九九
覆李宮保	一〇〇
覆李北岡	一〇〇
覆李眉生廉訪	一〇一
覆蔣蓴卿觀察	一〇二
覆趙玉班廉訪	一〇二
覆吳竹莊廉訪	一〇二
覆張子青漕督	一〇三
覆丁雨生方伯	一〇四

致彭宮保	一〇五
覆楊石泉方伯	一〇六
覆丁雨生方伯	一〇七
覆陳舫仙廉訪	一〇七
覆李筱泉制軍	一〇八
覆郭遠堂中丞	一〇八
覆劉韞齋中丞	一〇九
覆丁雨生方伯	一一〇
覆李宮保	一一一
覆郭遠堂中丞	一一二
覆李宮保	一一二
覆劉峴莊中丞	一一三
覆劉韞齋中丞	一一三
覆丁雨生方伯	一一四
覆李筱泉制軍	一一四
覆李少泉宮保	一一五
覆李少泉宮保	一一五
覆劉韞齋中丞	一一六

覆張子青漕帥……………	一一六	覆李宮保……………	一二八	覆沈幼丹星使……………	一三七
覆李筱泉制軍……………	一一七	覆劉韞齋中丞……………	一二八	覆彭宮保……………	一三八
覆劉峴莊中丞……………	一一七	覆許仙屏太史……………	一二九	覆朱修伯樞密……………	一三八
覆英西林中丞……………	一一九	覆潘黻庭封翁……………	一二九	覆黃昌岐軍門……………	一四〇
覆李少荃宮保……………	一一九	致劉省三軍門……………	一三〇	覆崇地山侍郎……………	一四〇
覆吳仲仙制軍……………	一二〇	覆劉峴莊中丞……………	一三〇	覆李中堂……………	一四一
覆劉峴莊中丞……………	一二〇	覆杜筱舫方伯……………	一三一	覆陳右銘太守……………	一四二
覆李申夫方伯……………	一二一	覆陳舫仙廉訪……………	一三一	覆吳竹如侍郎……………	一四三
覆周荇農庶子……………	一二二	覆杜筱舫方伯……………	一三二	覆李眉生廉訪……………	一四四
覆丁雨生方伯……………	一二二	覆彭宮保……………	一三二	覆馬穀山制軍……………	一四五
覆劉峴莊中丞……………	一二三	覆何小宋護撫……………	一三三	覆田鏡堂山長……………	一四六
覆李宮保……………	一二三	覆蔣蕤卿觀察……………	一三四	覆傅梅村軍門……………	一四七
覆郭遠堂中丞……………	一二四	覆李宮保……………	一三四	覆吳竹莊署撫……………	一四七
覆張子青漕帥……………	一二五	覆劉峴莊中丞……………	一三五	覆丁雨生中丞……………	一四八
答丁雨生方伯……………	一二六	覆黃恕皆侍郎……………	一三五	覆方元徵大令……………	一四九
致李筱泉制軍……………	一二六	覆何小宋護撫……………	一三五	覆丁雨生中丞……………	一五〇
答郭遠堂中丞……………	一二七	覆郭遠堂制軍……………	一三六	覆李申夫方伯……………	一五二
覆英西林中丞……………	一二七	覆陳舫仙廉訪……………	一三六	覆彭雪琴侍郎……………	一五三

覆李中堂	一五三
覆何子貞太史	一五四
覆高碧淵刺史	一五五
覆俞蔭甫山長	一五六
覆李次青廉訪	一五七
覆英西林中丞	一五八
覆李質堂軍門	一五八
覆李中堂	一五九
覆張友山漕師	一六一
覆方存之大令	一六二

覆郭筠仙中丞	一六三
覆張子青中丞	一六五
覆袁小午講學	一六六
覆何子貞太史	一六七
覆葉介唐觀察	一六八
覆李中堂	一六八
覆張子青中丞	一六九
覆何子貞太史	一七〇
覆張子青中丞	一七一
覆李中堂	一七一

覆李中堂	一七三
覆楊石泉中丞	一七四
致馮卓如觀察	一七五
覆李中堂	一七六
覆李質堂軍門	一七八
覆劉霞仙中丞	一七八
覆許仙屏編修	一七九
覆李筱泉制軍	一八〇
覆張子青中丞	一八一
致何小宋中丞	一八二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復嚴渭春中丞

軍務旁午，未得時通牋候。昨辱翰教，約以共討苗逆，並審勦擒大捷。豫省兵事廢弛久矣，閣下蒞任伊始，創立曉果營，拔將才於下僚，練生兵爲勁旅，期年之內，壁壘一新，遂使凶逆殲除，威稜丕著。慕容出奇於東澗，韋叡決勝於鍾離，以古方今，亦何多讓。東省竄匪迭經敗衄，僧邸乘勝逐北，已抵邳州。此股撲滅，齊豫皆可肅清。新主乘乾，南北迭奏捷書，曷勝慶幸。苗逆狂悖，罪不容誅。翁中丞始則屢疏保其忠良，以貽養癰之患；繼則屢疏表其必叛，以著先見之明。逮苗逆圍壽七箇月，又屢疏請援，請餉，不謂城破之後，既不能引決殉難，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是非顛倒，令人百思不解。然既已入告，自當靜候批諭。豺狼之性，斷難馴擾，勉強羈縻，爲患更大。儻竟用撫議，則將來之變，且不可問。目下廬郡未復，多都護難以越勦壽春。李希帥新受撫鄂之命，亦難遽來皖境。彭雪帥新擢皖撫，所部但有水軍，別無陸師。九舍弟一軍分守安慶，廬江無爲，樞陽運漕，東關六處，祇堪自固，無力進剿。且當置苗逆於度外，俟廬州克復，李帥所部全駐六安一帶，然後敝處亦撥一旅會合雄師，同討苗逆。屆時再行會奏。此際且姑與之虛而委蛇，與之爲無町畦。拙見如此，不審卓裁以爲何如。舍弟回湘募勇，期於年底到營，俟以新兵換出防兵，再籌進取方略。浙事日棘，蕭山紹興俱已失陷，縱寧波藉夷人之力，得以倖完，而寧餉爲紹蕭之賊所隔，衢兵爲嚴蘭之賊所隔，省垣誠有坐困之勢。杭儻不保，湖州上海恐爲其續。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更不知如何收拾。胡潤帥竟爾不起，尤深浩歎。憂國之誠，好賢之篤，馭吏之嚴，治軍之整，不特當世所罕見，卽古人亦豈可多得。昨具一疏，略陳蕙績，咨達冰案，想閣下亦同深感愜也。

復袁午橋星使

來示欲催李希菴速赴新任，共圖苗逆，猶是兩月以前情形。自胡帥淪逝，李公改署鄂撫，而事局一變。自苗逆攻陷壽州，而事局又一變。弟與官李諸公，前此兩奉寄諭，令解壽園，即定援壽之議。李希師派撥馬步廿三營，陸續馳赴六安，而壽州早已淪陷，致敵軍與尊處，又有不能合併之勢，可歎可恨。苗逆之定，翁中丞往年屢疏保其忠良，以養癰而貽患，今春屢疏表其必叛，請聲罪而致討，迨壽州被圍六七個月，又屢疏請援，請餉，不謂城破之後，既不能殉節，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是非顛倒，令人百思不解。此次批摺未回，自當靜候諭旨，然以理以勢，恐未可再事羈縻也。此間克復安慶後，本可長驅東下，柰地廣兵單，不敷分布。九舍弟所部萬人，分守安慶、廬江，無爲樞陽、運漕、東關六處，祇堪自固，難資進取。鮑軍門進攻寧國，冀分、浙江賊勢多，都護扼守桐舒城，爲鄂北之屏蔽，彭雪帥向統水師，並無陸軍，雖擢授皖撫，而不能辦陸路之賊，欲與鄂師共派一軍，先赴北路，與尊處及豫省爲四面兜勦之勢，目下尙有不逮，奈何。承詢江鄂情形，今夏李秀成上竄江西，凡陷兩府十餘州縣，當派鮑軍門赴援，所失地方陸續克復，而鄂省亦於九十月同時肅清。現在左寺堂全軍駐守廣信，內固江西，外援浙江，聞紹興、蕭山俱陷，杭垣危在旦夕。吳中祇上海彈丸之地，遠隔千里，無從兼顧。儻有疏失，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不更知如何收拾也！

復李輔堂方伯

十八日接十二來函，具悉一切。信州漕項，另具公牘奉達，彼時因左帥一函，慨然應允，遂忘漕項之上爲禁樹，下爲私橐，疏闊殊甚。糧台保單，即當酌核彙奏。左帥奉命辦理浙江軍務，提鎮以下，均歸調遣，自不能不投袂遄征。弟

已再三函懇，請其步步顧定江西；惟祇此兵力，援浙顧江，二者不可得兼，殊深焦灼。弟亦奉命兼轄浙江，位太高，權太重，虛譽太隆，才略太短，恐遂隕越，以蹈大戾。即日具疏力辭浙江軍務，專歸左帥督辦。渠本有長駕遠馭之才，無須敝處更著蛇足也。作聞杭圍以解，寧波無恙，忠侍各逆，久頓堅城之下，諒亦不能更肆猖獗也。

復王霞軒太守

接前月十七手書，一切均悉。漕務大有起色，深以爲慰！比來細思江西牧令之苦，以流攤交代二者爲最。一次署任，終身受累，雖罷官亦無回籍之期，雖子孫亦有追賠之苦。鄙人欲奏請道咸年間，歷任交代，一概免算，從同治元年起，凡交代皆不准過三個月，埽除舊迹，咸與維新。道咸年間，攤款一概豁免，同治初元以後，永禁流攤，俾牧令曠然無累，庶幾爭自濯磨，蒸蒸日上。擬請黼堂方伯查明交代之官例，禁攤之嚴旨，一一核定，再行入告。閣下領袖列郡，請查明交代任數最多者若干，攤款爲數最鉅者若干，便中示及，以憑核奪。總使牧令無不潔之身，而後有爲善之樂。鮑春霆進兵池州，聞青陽之賊棄城遁去，不知確否。嚴州踞匪分竄徽歙南界，張樞園派隊迎勦，曾獲勝仗，恐其糾合大股，乘間上犯，已飭徽營嚴密防守，並函商左帥，相度婺景情形，妥爲布置，以固江右門戶。左帥援浙，黼堂欲其出偏師以扼衢常，留大隊以守廣玉，所見極當。然左帥新奉督辦浙江軍務之命，鄙人亦奉旨兼轄，朝廷方以浙事爲重，實屬進退兩難。

復張仲遠觀察

仲冬廿七日，接讀惠書，並示復寶生閣學一槓，名言快論，深以爲佩！寶生清德謙抑，不欲發宏遠之論，以渝其溫恭之素，自是天性所近，未能相強。近奉寄諭，知宋雪帆侍郎已將此議入告，其說養兵十三萬，以七萬人備防勦之

用，以六萬人爲東征之師。鄙意目下五省見兵二十餘萬，若驟減十萬，則各帥未必允從。無論四川相距太遠，不能強駭帥以二萬之限，卽湖南江西雖幸安謐，亦不能令其大減防兵，致貽後悔。四方多故，羣盜如毛，伺隙卽入，逐處宜防。弟之不能令江西裁減防兵，猶官帥之不能令湖南裁減防兵也。以此爲一勞永逸之計，蒙竊有所未喻。近珂鄉有錢農部屬委員來此乞師，情詞懇切，無異秦廷之哭。此間無兵可分，許以明年另籌一旅，馳赴滬濱。左季帥奉旨辦理浙江軍務，弟亦承命兼轄，雖具疏力辭，要不能置浙事於不問。增此二端，則東征之師，亦決非六萬所能了。聞寧波亦於冬月八日淪陷，不識武林能否堅守待援，東南大局，百孔千瘡，思之憂悸。尊處舊案既經奏雪，光復在邇，良用欣慰。

復多禮堂將軍

接二十八日一書，所稱廬屬被擾情形，深堪憫惻。撫卹招徠，誠非賢守不辦。沈丞在潛山任內，尙爲勤慎。然新經希帥檄撤，敵處待之不宜過優，恐與希意矛盾。且賈中丞已委范守來廬，日內想必進謁台端，尙乞留心察看，如極不得力，再行揀員接署。聞閣下操練馬步，隊伍整齊異常，收隊尤無懈可擊。弟欲派一二人前往尊處學習，祈卽一教告，感荷無既。

復龐寶生閣學

小春望日，錢農部至，奉到惠書，並讀大疏，規畫精詳，情詞愷切。農部復代述尊意，欲效秦廷之請，一拯吳會之危。聞命之餘，曷勝愧悚。猥以軀材，謬膺重寄，自接兩江之任，卽思親提一旅，馳赴三吳。維時部下不滿六千人，自宿松挈以渡江，駐札祁門，徵兵調將，閱數月而各軍稍集。乃鮑鎮甫出石太，而寧郡不守，李道纔接徽防，而歙休遽陷。忠

侍輔三僞王，劉黃賴古各悍黨，環繞徽境，不下二十餘萬；破我嶺防，斷我餉道；又分數股繞竄江西，使我腹背受敵，幾於無日不戰，無路不梗。迨祁防稍定，徽郡收復，入秋以後，事機漸順，安池各屬，以次攻克。敵軍始有出險之機。下游彌切，來蘇之望，然距去夏初受命時，已閱一年數月矣。當時定議急圖安慶，以鹽金陵之腦，進兵寧國，以附昇潤之背，意謂安慶縱難速下，寧國之師當可於上年先抵蘇境。不料波折如此之多，遷延如此之久，至今無餘一兵一將，達於蘇境，上無以慰九重宵旰之憂，下無以答三吳雲霓之望。此則寸心愧憾，終宵負疚，而莫能釋者也。安慶一軍自克城以後，撥守各防，已分六處，更無餘力，可以進剿。因令九舍弟馳回湘中，添募精銳，將以新兵替防各處，換出舊兵，馳勦下游。曾經函商薛帥，擬以一旅先赴鎮江、上海等處，職分所在，即無台命，亦何敢視同秦越？重以垂諭諄諄，又籌鉅款一萬，與滬城協餉同時解到。高義隆情，敢不敬應。已函催舍弟操練成軍，迅速東來。儻風波羈滯，到皖少遲，即令李少荃廉訪先挈萬人前往，准於二月成行。水火之急，彼此共之，不敢愆期也。上海僻在東隅，不足以資控扼，就江蘇現存之地而論，惟蘇江最據形勝，北可聯絡淮揚，南可規復蘇常，內可俯瞰金陵，外可屏蔽裏下河。敵處撥兵東行，當水陸布置，先據鎮江，再分偏師以防上海。上海東北皆洋，西南皆賊，於籌餉爲上腴，於用兵則爲絕地。即江南衣冠右族，避地轉徙，亦宜擇淮揚通海寬閑之處，進退綽綽，不宜叢集滬上。地小人多，未警先擾。凡戰爭防守之地，宜有一種肅靜之氣，民情恒擾，亦足搖動軍心。若無事時預爲移民之策，則有事時斷無掬指之爭。區區愚慮，未審有當萬一否？

復喬鶴儕都轉

前此屢奉惠書，軍務倥傯，未克隨時具答。曾經兩次寄復，道途多梗，亦不識能否遞到。嘉平四日，湯委員來皖，接讀尊函，初七日又得去冬環章，年餘始到，遲滯乃爾。閣下總持鹺務，力求整頓，遇事諮諏，胥中肯綮，深以爲佩。淮鹽

利弊，具如明論。此時江路未得，殊難著手。弟雖接鹽政之篆，未能有所補救。水師護運之議，鄙人去歲曾謀及此，設立水師，首重護場。次兼護運，蓋就場徵課，本係良法，其所以不能行者，昔年專防出場之偷漏，近來則並防入場而攘奪。大約兵力所到之處，乃爲官法所行之處，若非有得力水師護守場竈，嚴查卡門，則攘奪之不禁，於偷漏乎何有？場之不保，又於運乎何有？來示稱李某見鹽即封，一人羈佔，恐袁帥力不能制云云。若敵處不專籌護鹽之兵，亦非空言所能制，奏停所能止也。擬於明春籌撥水師，馳赴鎮江一帶，以防勦髮匪之兵，兼保護鹽務之用。令李少荃率之以行，與尊處就近商辦。於過壩及各小口，皆用礮船設卡稽查，凡鹽舫出卡，皆須完釐，名爲立卡抽釐，實即就場徵課。竈丁之鹽價，不妨酌增。國家之官課，亦須大加一稅之後，他處不應抽釐者，則查禁之，亦須有護運之礮船，乃能令行而禁止。鄙見如此，未審卓裁以爲何如？至洋船護運入楚，弟意總覺未妥。緣和約內本有不准洋商運鹽一條，我既引虎入室，彼將壟斷獨登，獲利甚微，爲害滋大。更忍之一年半載，江路通暢，事在意中，固無慮鹽之終不能達漢岸也。金運司設局以來，物議朋興。都中彈章層見迭出，敝處於前月杪遵旨查辦，亦未敢稍涉徇隱。計臘底正月初，揚州可奉諭旨，茲有公牘一件，密封附上，望即妥爲料理。閣下屢有來營相助之意，鴻才卓識，素所傾跂。惟鹽務難得替人，應俟會晤之日，再行酌商。奏事一節，俟奉到諭旨，即可暢所欲言。道途梗阻，不必先相關白。公家之利，可言即言，可行即行，勿過拘泥爲幸。輪船近頗通行，昨上海已解來協餉七萬，尊處應解之款，可即附輪船批解，兵食正絀，得沾餘潤，不無裨益。

復薛觀察堂中丞

自夏秋以來，紛傳滬餉充盈，俯拾即是，因爲挹彼注茲之謀，爰有晉饑秦糴之請。直接到覆書，并吳方伯摺開各件，乃知告者過也。外間但知入項之多，不識出款之鉅，支絀實情，罕能道及。乃蒙飭屬委員解到滬餉六萬，紳捐一

萬楊委員又解三萬俾灼艾以分痛遂噓枯而回生。上游各軍久不見此鉅款，圍營懼忤。同戴大德感謝無似，承示杭州失守情形，可爲痛哭。弟前此奏請左軍援浙，冬至前後疊次函催，正在籌議進兵，而皖南警報疊至，楊逆率淳遂大股來撲徽州，三面圍攻，休祁大震。又函催左帥由徽州赴援，冀徽嚴一路節節相通，以達杭省。何意力盡糧窮，名城一旦淪陷，浙江全省僅存湖州一府，孤懸賊中，岌岌莫保。東南大局，尙復何言？王中丞大節懷然，可憫可敬。其餘殉難官紳，望尊處就近查明，開單示悉，以便會銜具奏。滬上聞此大驚，益形喫重。蘇省紳董曾擬借助洋兵，亦屬權宜之策，不識曾奉辦有頭緒，尙望閣下從中主持，斟酌盡善。弟亦不以局外自處。前復潘比部一函，想邀荃鑒。茲復備咨奉商，上海人民財產固中外官民所當共爭而共守之。惟髮匪凶饒正熾，不特麾下兵勇各宜深溝高壘，加倍慎守，卽西洋各國之兵亦須屬其穩慎以圖，不可輕敵。至要至要。敵處東下之師已函催舍弟招募成軍，迅速來皖。儻二月間舍弟未到，則令李少荃廉訪先率萬人啓行。惟須以大隊札鎮江，以偏師防滬城。蘇省已存郡縣，惟鎮江最據形勝，將來恢復蘇常，須以鎮江爲根本，實屬不可不爭之地也。愚見所及，亮邀鑒照。滕副將嗣林赴湘募勇，頭批四千業經下駛，仍有八千未集。恐其難資得力，已札錢戶部厲委員至漢口截留。未募者卽行停止。已募者妥爲遣散。路遠不及奉商，伏乞原諒。爲幸。撤團覆奏，卽由敝處主稿，敬會台銜。大抵團練用之於賊氛方盛之際，斷難得力。須待賊氣大衰，官兵將撤，然後辦團以善其後。俟繕發後，錄稿咨閱。總理衙門信件，卽當照行。

復汪梅村孝廉

弟前奉兼轄浙江之命，自惟名太盛，位太高，權太重，才太短，不欲溢量以速官謗，已恭疏辭謝矣。猥蒙見賀，悚惕曷任。文章之可傳者，惟道政事較有實際。董江都、春秋、斷獄、胡文定經義治事，皆不尙詞華。淺儒謂案牘之文爲不古，見有登諸集者，輒鄙俗視之，不知經傳固多簡牘之文。近人會稽章氏嘗謂古無私門，著述六經皆官守之書。官

先其職而後書，師弟子傳之，以爲學業論者。左傳於叔魚鬻獄，仲幾受牒，漢書如楊惲戴長樂之說，薛宣申咸之爭，皆今世例案。本文不特張江陵王陽明也，卽以張王二公而論，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籌邊論事諸牘。陽明精於性理，而其不刊者，實在告示條約諸篇。今足下拳拳於益陽胡公，蒐輯遺文，誼古情深，甚盛甚盛。惟胡公近著批牘，感人最深，尺牘次之，奏疏又次之。若刻其遺文批牘，自可貽則方來，何得擯之不登？若欲改選言爲紀事，此法頗佳。然昔賢作表之義，在于省文辭而存事實，作譜之道，在於蒐幽遠而討佚亡。顧閤年譜之可貴者，亦以二先生事蹟不顯，賴旁搜遺集以證之耳。今胡公聞見既近，勳施爛然，幾於走卒皆知，日月若揭，似不必更爲年譜求顯反晦。細檢檔案，攷覆往還諸人筆劄，排比成書，亦殊不易。聞貴同年朱君榮實熟於著書體例，或邀之入省，與閣下商權編輯，刻日成書，亦不必過於矜慎也。拙作豪無作觀，亦無副本，柏硯山房集俟有便人當爲寄呈。示及寄貲一節，恐黃鶴之不返，擬白璧之原歸，誠屬耿介。然何必沾沾於此？程生亦斷不肯約也。浙江自金嚴寧紹不守後，節節道梗。左帥援師甫行，杭垣遽陷，別由淳遂內犯，徽州老湘營戰守兼旬，疊獲勝仗。現左帥亦派兵由婺源援徽，必須併力勦除此一股，以保皖而顧江，再圖恢復吳越。

復袁漕帥

嘉平十三日，泐復一函，交六安蔣道轉付徐副將賈回，想登籤室。頃奉臘八後惠函，具仰籌筆之勤，兼荷宜春之字，撫躬多愧，維誦增慚。卽維瑞集柳營，禧延椒舛，慶銷兵於首序，止戈而運轉鴻調，膺錫福於初元，釐瓊而休揚虎拜。英暉引領，吉頌維殷。弟謬典軍符，頻更歲籥，時艱孔亟，補救無方。前以雪帥未克北來，楚師遼難深入，略陳梗概。時皖南猶未甚吃緊，乃浙垣失守後，楊逆圍攻徽郡，絕我餉道。老湘營暨朱唐兩軍，各戰獲勝，賊猶不退，直待三軍會合，擊破巖寺一股，運道始通。左帥前部又至江灣，擊敗後路之賊。除夕元日，徽郡漸次解圍。惟浙江之賊，近五十

萬既收寧紹等郡數千萬之財貨；又收杭城各軍三四萬之降兵；今歲皖南江西斷無安枕之日。左京堂新受撫浙之命，兵不滿萬，何能禦此無數大股？弟自須以全力助之。助左非以圖浙，乃以保皖也。以防江也是。弟部下諸軍僅能援勦大江以南，萬不能撥赴兩淮。至廬州進攻之事，全仗多帥尊處如能分兵會勦，俟多軍進逼城下，再行奉商。李希帥新回皖任，聞當先至安慶一行，乃於六安扎駐老營，多至廬，李至六，即與尊處成犄角之勢矣。來書不欲分楚師之功，盛德沖懷，固堪欽企。惟楚師向來無爭競習氣，雖荷推讓，非所敢承。且今日中原大亂，吾輩奉命討賊，得寸則寸，豈宜因循姑待？以後北路如有可圖，即祈相機勦辦，不必過執謙抑也。

復沈幼丹中丞

遂安克復，左軍已抵常山。璞石機勢頗順。惟所部僅八千人，既須留防，又須進勦。頃接其二十三日在常山水南發來之信，另股賊由績溪來圍我遂安。據生擒賊供，將由婺源白沙關等處竄江西之德興樂平。敵處已調張凱章全軍防守婺源，扼住白沙關。除公牘咨達外，茲將左帥信及敵處復信抄呈台覽。皖浙羣盜如毛，自無不竄江西之理。中路既已岌岌，東路亦別無防兵。蔣鄉泉方伯以營中積欠未清，赴粵東求餉，一時不能趕到。衢防兵勇未甚得力，終覺可慮。劉養素一軍駐防省河，是其專責。前經慶帥調之援浙，曾爲奏留。此時接替無人，自難驟赴新任。俟奉到部文，當會台銜入告。至目下洋務，祇有力敦和好。我之兵力財力，以辦髮捻二逆，已覺日不暇給，豈能更爲遠謀？芥舟在滬辦理妥善，既據滬人環請，不宜過拂輿情。望閣下即告芥舟，勉爲經理。公牘仍留尊處徑行爲安。鄙人於洋務向未諳究，朝廷不以此相責，蓋既知其愚陋，又亮其事繁也。余軍門所製火槍，或先購數桿一閱，其價值若干，便中再乞示及。

復多禮堂將軍